

门
槛

姜国建

爷爷曾经引以为傲的，是我家老宅那高高的门槛——上好的红木制作，配以朱漆木门，很是风光。那是爷爷用行医半生的积蓄完成的得意之作。

爷爷是位老郎中，识百草，通医术，方圆十里八村的乡亲们，谁有个头疼脑热的，都会找他医治。把脉、针灸、冷热贴敷，样样拿手，医道医术誉满乡里。小有积蓄后，爷爷便张罗着修房盖屋，高门楼、高门槛，还托人从外地买来一对石狮子，安置在门两边，看上去很气派，爷爷觉得特有面子，再三叮嘱我，切不可用脚踏在门槛上。

后来，父亲买了摩托车，进进出出的高门槛成了一个大麻烦，想把它

锯掉，爷爷坚决不同意：“要锯就先把我锯了吧！”无奈，只好作罢，找木匠做了一个平的缓坡斜梯，进出的时候垫在门槛上，每次都需要两个人帮忙推，着实不方便。高门槛在父亲眼里，成了名副其实的“门坎”了！

一次，邻村有位老人生病急需救治，爷爷让父亲用摩托车带他快点赶到，却怎么也找不到斜梯，只好跑去叫邻居帮忙，费了半天劲才把摩托车抬出去。病人终因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从而落下了严重的偏瘫后遗症。为此，爷爷很是内疚：“唉！要是早点赶到就好了，都怪这门槛，看来是该锯了它……”爷爷看着门槛，嘴里念叨。

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不断提升，现代化的农机具走进了百姓的家中，我们家也购买了手扶拖拉机、小型收割机等先进农具。这一次，爷爷那心心念念的高门槛恐怕再也保不住了：“锯了吧，不然，这车是真没法开进来了。”

爷爷这次没有含糊，但有一个要求：留下门两边的一对石狮子。

父亲拿来工具，准备锯掉门槛，爷爷情绪很低落，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故意远远地躲开。那曾经让爷爷引以为傲的高门槛，终于在滚滚的时代大潮中，随波远去。

再后来，随着村村通公路工程实施和汽车下乡等惠农政策措施的落实，我也学会了开车，并买了辆车作

为代步工具，进城购物、休闲旅游已经提上了家庭日程。

“买了车停在哪儿？”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爷爷和那看起来有点局促的朱红木门——没了门槛的阻碍，进出小型农机设备还勉强，但要想把一辆汽车开进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你们都看我干嘛？”爷爷被我们看毛了“全拆了吧，以后啊，我交钱喽……”

新大门落成了，是宽敞的红色大铁门，没有了门槛，进进出出畅行无阻。

没几天，村史馆送来了捐赠证书——“您捐赠的朱红大门、石狮子、门框、门槛已被我馆收藏……”



稻花香里

王良军

红
日

张晚辉 摄

那天走过一片长势旺盛的稻田，不经意间发现稻子已经开花了，我无比欣喜地走近去看。稻花是锥刺形的，大小约和一粒稻谷差不多，有内外颖保护，那颖片就像是蚌壳似的张开，淡黄色的花蕊欣然吐露芬芳，真的是简约而清丽。那一刻，四野寂静，稻花兀自热闹地绽放着。

微笑凝望着眼前的点点稻花，我忍不住低下头，在稻花香里不忍离去，甚至想采一些带回家去。可一点稻花就是一粒稻谷，我又如何能忍心下手采摘。清风送来一阵阵的稻花香，带着几分甘甜，引人遐思。宋朝诗人梅尧臣有诗云：“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范成大也在诗中写道：“江头一尺稻花雨，窗外三更蕉叶风。”辛弃疾写下了这样的词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在稻花香里想着诗词，想着丰收的美景，多么惬意！

那一缕缕稻花香沁人心脾，仿佛越过悠长的时光，扑面而来。想起高中的时候，学校就在稻田边，每到稻花吐露芬芳的时候，校园里总是弥漫着稻花的清香。

稻子就长在路边的稻田里，此前，我只顾抱着书本匆匆从它旁边走过，熟视无睹。因为刚刚离家在学校住宿，很不适应，内向的我沉默寡言，像是一只缩在自己世界里的小蜗牛，仿佛怎么也走不出孤独。

后来终于和班里的同学熟悉了，关系也极其融洽，同学之间的友爱之情温暖了离家在外的我，我从孤独中走了出来。放学之后，做完了作业，我常常和同学到稻田旁边散步谈心，途中得以与正在绽放的稻花打个照面。开着花的稻子，在心情明媚的我的眼里已经是另一番生动的形象。它没有牡丹的繁华富丽，朴素之中蕴含着动人的清丽。我笑着仔细打量着这不起眼的稻花，觉得仿佛是眨眼之间，这些稻子突然醒来，而且忍不住地就笑开了花。近看金黄如腊梅，玲珑可爱，似乎正在轻轻诉说着丰收的诗与梦。远一点看，稻花是绿色的，几乎和稻叶融在了一起，看不分明，但是，稻花香弥漫，清香钻进了我的鼻子，也融入了我刚刚敞开的心扉。

我若有所思地置身在稻田旁。稻花虽小，却能长出一粒粒结实的稻谷，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就在这高中校园外的稻田旁，看着欣然绽放、坦然吐露清香的稻花，所有郁闷和迷茫烟消云散。那一刻，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稻田、稻花格外清新动人。

回学校后，我写下了散文《稻花香》，后来还寄出去发表在一份中学生报纸上。现在想来，那也许是一种故作深沉的表达。那篇《稻花香》里的词句，我早不记得了，只记得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喜欢写一些散文或者小诗，并屡屡见诸报端，点缀了我的青春，点亮了我的梦想。一晃高中毕业了，同学们风流云散各自天涯，在渐行渐远渐无书的日子，我偶尔提起笔，把心事写在素笺上。

如今，我站在这片长势旺盛、弥漫着稻花香的稻田旁，懂得光阴正在逝去，年少时光如一阵清风拂过，轻盈地飘向远方，消失在繁花密林一般的往事里。然而，那一片弥漫着清香的稻田，在我心里始终安然无恙。

动树叶，撩起不倦的蝉鸣、悦耳的虫吟、此起彼伏的蛙声……这是最醉人的乡村夏夜。

从外出求学再到工作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的树，每到夏日，我依然沉迷那些大大小小的树阴，依然喜欢在树阴下静坐，在树阴下回忆，在树阴下读一本好书。无论是读到“槐阴初静，藕花凉湿”的一袭清凉，还是读到“杨柳阴中，磕破西瓜”的淋漓畅快，又或者是读到桑柘阴下卧读陶诗的恬淡悠然……都令我心驰神往，消暑解忧，树阴下，藏着畅享不尽的山野风光，藏着凉爽的凉意，也藏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悠悠情怀。

树阴下享受清凉的我，常常会想到那些栽树的人，也常常想到我应该为这个世界有更多树阴做些什么。毕竟，树阴满地是一道别样的风景，让每一个炎炎夏日多了几分凉意，更多了几分诗意。

母亲生日，我提议一起去餐馆吃顿大餐，可母亲不同意，她说：“在外面吃一次，要花几百，如果用来买菜，都可以吃个把月了，不去！”后来，妻子想了一个办法，她对母亲说：“我们单位这个月改革，绩效工资不发现金，改发餐饮套餐券了，如果不用，下个月就作废。”

母亲一听，连连说：“这单位真会玩人！”抱怨归抱怨，不吃，就过期了。于是，母亲虽然无奈，却还是很开心地去了这顿饭。

谎言是一种欺骗，但如果以孝心为基础，就成了一种关爱。人生在世，有把尺子，爱在心中，量得量失，心孝则尺平，心明则度准。

树阴满地

马庆民

进入盛夏，阳光炽盛，酷暑难耐，行走于户外，燥热烦闷，此时若能撞见一大片树阴，无疑会令人顿生欢喜。

或许夏天的魅力就在于此——虽热烈炙烤，但只要用心寻找，总会遇见闲逸与清凉。无论太阳多么毒辣，只要端坐在树阴下，微闭双眼，调整呼吸，心便能静下来，清凉之气也会自胸中溢出，正所谓心静自然凉。

曾几何时，无忧无虑的我，在树阴下游戏，读书，睡觉，听故事……纵然夏日悠长，但因为有了树阴，日子里从来不缺少快乐，也不缺少清凉。

儿时，村子里有很多树。每到夏天，绿叶叠翠，树阴满地，给我们带来一派清凉。

我家门口就有两棵上了年纪的梧桐树，树干粗到三个小伙伴手拉手才能抱住它。这两棵梧桐树到底有多老呢，连父亲都说不清楚，反正每次抬头望着它，我们都满怀敬畏。想象着这两棵树真是不易，经历了大自然那么多

风霜雨雪，依然枝繁叶茂地挺立着，用浓密的枝叶遮盖住刺眼的日头，留下满地树阴。

夏日午后，梧桐树下满是纳凉的人。老爷爷们悠闲地靠在躺椅上，一把蒲扇，摇晃起多少听不尽的故事；老奶奶们盘腿坐在凉席上，纳鞋底、剪鞋样儿，缝补着多少留不住的光阴；孩子们疯跑追逐，嬉笑打闹，回荡着多少童真乐趣……有树的地方，自然也少不了蝉，往往是蝉在高处鸣，人在低处语。树阴下有说不完的方言俚语，有聊不完的家长里短。伴着若有若无的风，和着树梢的沙沙响声，日子就这样悠悠滑过。

那时的我喜欢躺在树阴下，任由大树把筛碎的阳光铺在黝黑的皮肤上，时不时吹来发烫的风，夹杂着瓜果蔬菜的香，一切美好而惬意。我就像漂浮在童话世界里，随着掠过树阴下的风，恣意游荡。

到了晚上，皎洁的月光透过浓密的树叶在地上洒下星星点点，微风摇

谎言的尺度

徐建中

一位朋友的父亲对古董文玩颇有研究，很多年代久远的物件，他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说出个门道。一天，朋友的一个高中同学找到他，说自己的母亲让一个衣衫褴褛的人骗了自己：“骗子说自己的钱让人偷走了，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了，身上只剩下祖传的铜镜，问我母亲能不能做点好事买下。我母亲心软，并且看那镜子古色古香，就用高价买了下来。可我下班回家一看，哪里是什么祖传铜镜！本想说出实情，又怕母亲难受，便只好说是真的。但母亲看我说得那样肯定，反而一下子起了疑心，非要找个专家鉴定下。”

朋友听了，感动于同学的孝心，便决定让父亲帮他圆这个谎。果然，那位志忘的母亲听了专家的肯定，心下甚欢，便不再怀疑。

善意的谎言，有时候也是一种睿智。



修车老张

田秀娟

钱，在城里买了楼房；女儿女婿开个汽车配件加工厂。一到过年过节，孙子孙女几个，叽叽喳喳地围着老张，这个叫爷爷，那个叫姥爷。“哎呀，比有一百万还舒坦！”老张眯着眼睛说。

老张年轻时，是个帅小伙儿。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当过代课教师，自学了唢呐、葫芦丝等乐器。后来，他和一群爱好音乐的人成立了红白喜事乐队，他吹唢呐。

老张说，人家都说他命好，他觉得人这一辈子得多积德行善，才能好人好报。老张当教师时，有的孩子家里穷交不齐学费，块儿八毛的，他就替交上了。遇上村里人家有红白喜事，他吹唢呐，一分钱不收。只要看见马路上坑坑洼洼的，他就赶紧挖点土补上。老伴儿也是个热心肠，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她都愿意帮一把。

因为当过民办教师，老张现在每月能拿到几百元钱的补助。第一次拿到补助，老张激动得一宿没睡着——“哎呀，国家还惦记着呢。老了，还有老龄补贴。咱咋就这么幸福呢？！”

其实，儿女不愿让老张出来摆摊，可老张不愿意。五年前，老张患了脑血栓。“一眨眼，就‘栓’着了，花了好几万，左半边身子还不利索。”他对看望他的亲友说。

出了院，本来性格开朗的老张，像变了个人，亲戚朋友去看，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得别提有多伤心。后来谁都不想见，关上门，自己闷在屋里。老伴、儿女轮番做工作，老张慢慢树立起了信心，一点一点地锻炼，先是拄着棍子从屋里溜达到院子，慢慢从院子溜达到门口，再从门口溜达到马路上。一天，老张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健康的老张又恢复了开朗的性格。

家里的地都流转了出去，老张自学了补胎、换拉锁头的小手艺，出来摆个小摊，赚点零花钱，也顺便看了街景。忙里偷闲的老张一边用纸卷着烟，一边说：“我这辈子，除了抽烟不好，再没有一个不良嗜好了。”他吸了几口烟，略一沉思又说：“啥是幸福啊？人呐，健健康康地活着，没病没灾，就是幸福！”

说这话时，老张身后的鸢尾花，像一群紫色的鸟，扑啦啦地开着。



修车老张，就是我们小区附近一个修车的老头儿，姓张。丁字路口，绿化带旁边，一辆旧电动三轮车，车斗里杂七杂八，满满当当，上面绑着一个大木牌子，用红漆写着三行竖排的大字：磨刀、补胎、换拉锁头。旁边的地上摆着编织袋子、塑料盆、打气筒、收音机、保温杯、小铁盒子、空竹等杂物。

老张今年71岁，皮肤黝黑，长相憨厚，戴一顶旧棒球帽，穿一件旧工装，一双旧旅游鞋，爱说爱笑，一笑就露出一嘴招牌烟黄牙。一颗上门牙前两年“光荣下岗”了，老张任其“去也匆匆”。他没意见，不代表相邻的两颗牙没意见——突然失去了依靠，两边的牙不约而同地向中间缺口处倾斜，颇有些桀骜不驯的架势。

老张干活实在，手还麻利，换个拉锁头，几秒钟搞定。扒带、补胎也是三下五除二，你低头刷手机的一会儿功夫，他已经补好胎打好气了。他没有收款二维码，顾客来修车，有零钱给零钱，没零钱下次再给也行。忘了就忘了，老张也不在乎。生意不忙的时候，他就坐在马扎上抽旱烟、听京剧，有时站起来抖抖空竹。老张抖空竹那叫一个溜儿，两只手上下翻飞，橘黄色的空竹哗啦啦地转成了一道闪电，抛出去，接住，再抛，再接，一气呵成。旁边摆摊的人们乐呵呵地说：“老张，真有两下子！”老张收了空竹，嘿嘿一笑。

冬天冷，夏天热，别人看着老张挺辛苦，可老张不觉得。“老在家呆着，闷得慌。出来眼宽，心里痛快！”

老伴儿和老张同岁。他们的女儿、儿子早已成家，日子过得都挺好。儿子儿媳在外面打火烧，挣了